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八至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 蔡

謄錄監生臣李文杞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十八

明 田汝成 撰

藝文賞鑒

宋時吳傳朋說善楷書虞伯生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
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阜陵嘗欲易九里松題至
十數御筆而卒不能及固人君之服善而益見吳公
之書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

前代意其後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于湖之險澁張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而尚可類驚自吳興趙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然直吳興體耳非晉書也予比至吳越見傅朋書最多皆隨分贊歎且圖來者稍守正法耳觀伯生所

叙如是則知吳書真宗晉法今杭州題扁不復一有而張即之書尚有存者可惜也

庫庫子山者喀喇人元時為浙江行省平章書法妙絕自松雪翁之後罕能及之杭州扁額多出其手嘗問客一日能寫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輟筆也

李和錢唐人以粥故書為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贗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定石

刻印

俞子中和號紫芝錢唐人洪武中隱居不仕工書翰臨
晉唐帖行草學趙子昂逼真好事者得其書用松雪
款識人莫能辨弘治中有詹仲和者亦學松雪書畫
假梅花道人為識往往亂子昂真蹟

蔣廷暉暉錢唐人博涉子史精楷法永樂中以有司薦
入翰林授中書舍人歷禮部郎中兼侍書七十引年
壽八十八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未嘗有過友道

周好賑貧恤沒未嘗責報其致仕還也楊文敏公贈
之詩云薊門三月春晝長有客翻然思故鄉為言哀
邁已七袞乞身幸已辭明光憶昔年華正強盛工書
深得臨池興遠師羲獻爭清妍近法歐虞擅道勁龍
飛九五永樂初姓名早已登薦書拜官雖列鳳池上
載筆每向詞林趨毫端日日傳恩旨綸綍輝煌播遐
邇乘閒縱意時一揮多在人家畫屏裏後來遷職尚
書郎內庭如舊承寵光白金文綺頻有賜三十餘年

鬢髮蒼顏余自昔同供奉青眼相看意逾重只今別
我遂歸休千里湖山入清夢祖筵酒滿黃金卮盡醉
休嗟臨路岐他時倘遂懸車願定過錢唐話別離成
化間有百戶吳東升者亦善楷書劉士亨寄之詩云
墨花香滿硯池頭盡說能書老戶侯顧兔分毫犀授
管冷金紙上字雙鉤張靖之寄東升詩云轅門歌管
振芳辰翰墨窮工世絕倫缺氣猶寒彈月後筆花空
晚夢中春盛時卽將烏紗舊幕府儒賓白髮新二十

年知今共老相逢不是薄遊人

西湖遊覽志餘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十九

明 田汝成 撰

術技名家

晉時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
恭曰即當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
中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海賊孫恩叔
父孫泰師之傳其術亦多驗

杭州刺史裴友敞疾甚錢唐主簿夏滎侯之滎曰使君
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
滎曰使君取二妃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
曰此獠狂語耳滎退曰夫人不信滎不敢言使君合
有三婦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
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三姬

武肅王左右算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咸者善占
筮武肅當衙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葉

簡問之曰無妨也此淮帥楊渥已薨當早遣弔祭使去耳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使弔祭簡曰此必然之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豫知之王從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服

宋時杭州太守何中正初及第時聞郭從周精卜求占之從周贈以詩云三字來時正月圓一麾從此出秦川錢唐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卧不還後中正果於

八月十五日除知制誥貶秦州後改杭州而卒

宋時臨安城中大街士夫必遊之地天下術士多聚焉
皆獲厚利後來十數年間向之老于術者悉多不驗
而後輩術者皆竒中有老術者叩於後進問其故後
進曰先年士夫之命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近時貴
人必帶刑殺衝擊方貴汝不見今日監司郡守日以
斬殺為事乎老者歎服至今談子平者皆言正官不如
偏殺亦祖此意也

韓慥者紹興末賣卜於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宗子趙待仕先在焉次第談命首言待仕可至郡守却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仲躬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伯恭問何幹至此伯恭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詞科曰却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彼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扣其所至沈吟久之曰名滿天下可惜

無福已而其言皆驗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為尚書迺達遇卿監郎仲躬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伯恭隆興諒陰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為儒宗得未疾甫四十六歲而終

耿聽聲者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叩之耿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即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

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死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潮門內夏震微時嘗為殿巖送酒于耿耿聞聲知夏必貴遂以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棣為殿帥耿謁之曰吾部中有三節度他日皆為三衙問是何人曰周虎彭輅夏震也虎與輅時已為將官獨震方為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未可知震安得遽爾耶曰吾所見如此耿因與結為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間聞軍營金鼓有殺聲君三人顯達之時至

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輅為金州統戎皆以功
受賞震則以誅韓功相繼獲殿巖虎亦參馬迹皆立
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楊王沂中間居微行遇一相押字者王以所執拄杖就
地作一畫相者驚拜曰閣下宜自愛王愕然問其故
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當封王無疑王笑遂
批帖云與緡錢五百萬用押字識之相者翌日詣司
帑請錢司帑者熟視批券問汝何人敢作王質押來

脫錢相爭不已同列解之乃醵錢五十緡相贈相者持錢大慟而去司帑伺間問王曰恩王嘗批押字與相者五百萬耶王曰然此人神相故重酬之司帑曰某以贗押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矣王驚問故司帑曰不可使此人脫得王錢他日必又有以術來胡說者則王之謗厚矣恩王已開王社更復何求王起撫其背曰說得是見得是就以相者錢五百萬賜之

莫月鼎者道士也嘗與客遊西湖烈日熱甚月鼎曰吾
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宋末時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賈秋壑招之一日叩以
飲食之事密寫緘封明日賈宴客湖舟至暮賈立船
頭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客廖瑩中言日已晚
可拆書觀之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
字衆皆驚賞

咸淳間有醫僧寓臨安明脈識證迎者如市太學生欲

戲之有王上舍氣體充實身長八尺平生無疾詐令
為病延僧診視王方食將竟聞僧至倉猝就榻偶絆
一跌乃起而寢僧入診脉亟出語諸生曰不可救矣
諸生撫掌大笑僧曰非索價妄語也須臾死矣雖良
藥不可治羣詈逐之逾半日而王死蓋飽食體肥遭
跌而腸斷也

甯箕泉在赤山之陰黃大癡結廬于此其徒沈生狎近
道姑同門將白之於師沈懼引刀自割其勢衆救得

活而瘡口流血經月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乾所割
勢搗粉酒服之如言不數日而愈

應本中甫錢唐人篤志好道得劉千金和尚降僊之術
甚驗每在萬松嶺上同志家為之欲備牲醴祭仙而
苦無錢漫以借錢叩仙允之降筆云適有賈壑翁平
章在此可立約借汝遂書約拜楮錢甲馬焚爐中復
書云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
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下掘之可得二人隨往不覩

其草乃拾半瓦祝曰大仙若果有錢當引領去祝畢其瓦自動中甫以手扶瓦隨行至樹西果有長草在焉掘深二尺唯麓石數塊再祝曰恐即是此其瓦卓地如應狀遂持而歸復叩仙曰此石當何為之仙書曰爐鎔成汁二人鎔之聞爐中如淬水聲溜下皆白銀也持往三橋鋪貨得鈔三十兩買牲設祭數月後因別事降書曰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矣可於爐中取原約如言而往果得約已燒去上下空紙其原書

俱存中甫儒者外貌矍鑠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
其所得術每欲教人第恨不得忠孝士卒無傳焉歿
在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至正間江西龍廣寒挾預知之術來遊錢唐諸寓宿佑
聖觀陳提點房中陳欲試其術叩以明日飲食事龍
密寫固封囑曰不可拆看陳俟其出乃竊啟視之云
來日當食羊肉白麪老夫亦與客列適有餽陳活鯽
魚數尾陳戒僕明日三厨專以此魚供饌至明早住

持吳月泉因高顯卿參政避人賀生辰來方丈坐吳
邀陳相陪陳曰敝房有活魚取來供饌高固止之因
言龍廣寒在房高曰我嘗識之請來同坐酒食我已
準備來也是日果是羊肉白麵龍亦與席

元時真州有巨商每歲販鬻至杭州時有挾姑布子卿
之術號鬼眼者設肆省前言多奇中門常如市商造
門方下坐忽指謂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
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時八月初間舟次揚子

江見水濱一婦仰天號慟商問其故答曰妾之夫小
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買鵞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
于妾持贏息買薪米餘悉付酒家率以為常今妾偶
遺其本非惟飲食無措亦且見捶死矣寧自沈耳商
聞之嘆曰我厄于命使鑄金可代將不惜彼乃自天
其生哉亟取錢一百緡贈之婦感謝而去商至家具
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舊訣別閉門待盡踰期
竟無他故後復之杭道經向泊舟處忽遇先日贈錢

之婦抱一子迎拜於路且告曰自蒙恩人救拔後數日乃產此兒母子二人沒齒荷再生之恩商至杭再過鬼眼驚問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笑曰公陰德所致曾救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贈之

元時李國用自北來寓杭州能望氣占休咎兼相術但厓岸倨傲時貴亦頗敬之謝后諸孫有退樂者延致之即據中坐省幕官皆下位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

公為七司戶陪席風瘡滿面李遙見即起迎謂坐客
曰我過江僅見此人面瘡愈即面君矣公輩記取異
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國用登州人嘗得仙術洞視
五臟世稱神仙云

元初有富初庵者善卜筮時錢唐初附世祖以故都殷
盛懷南顧之憂召初庵筮之卦成而初庵猶未知也
世祖曰以此占臨安何如對曰不過五六十生聚
蕭條滿城荆棘其後杭州連有火厄兼以墨吏橫斂

閭閻十室九空矣

杭人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眼子忽遇巧匠偽安一磁
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偽至元丙子後流寓泉
州起家販舶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蕃中獲聖鐵
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噲鐵於口刀刃
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瑪喇奉使來取試以
鐵納於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劒果無所傷去
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尚書漢臣趙松雪學士費北
山漕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茅家埠上岸乘肩
輿將游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
訪親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亟回
至其所呼救不甦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
幼云不妨事老者即於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籬落
間摘一青葉度於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項隨
即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賓變現隱

括其姓如此耳

宋會之者杭州人元時名醫也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為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為末和清水為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樞所記若此元時陸華之錢唐人以賣卜馳名且通文學搢紳多與

之友天台丁仲容贈之歌云雲心子陸農師之子孫
老來賣卜錢唐門搜玄決微擘混淪進退五緯扶兩
輪皤父及芒兒束手就律呂不敢差毫分前身定是
張博望老樹倒騎上崑崙投杼機上女飲牛河畔人與
之細說天地根却來人世三千歲君平朽骨呼不聞功
名富貴無足云祇談禍福開盲昏得錢沽酒和天吞
劉均美者號閱耕錢唐人世以醫名讀書通大義性孝
友待異母弟如同母讓產悉與之洪武間以閭右徙

實京師仍以醫行居善藥售不二價又喜施病而貧者故四方持重價走均美市藥者日無算而貧無錢走丐藥者亦無算均美旦起視丐者先之而後及市者一時士大夫多均美之義若解大紳楊士奇皆與交遊有歌詩贈之而郡人許昉遊國學貧無以自給均美延之家昉死為殯斂歸其棺暮年術益精活人益多譽益遠年九十卒鄭璧閱耕詩云嬾看玄都觀裏花卻尋老圃事桑麻田疇春雨東西舉鷄犬比隣

一兩家芳草綠肥黃犢健遠山青斷白鷗斜歸來靜
掩茅堂坐鍊就爐中九轉砂楊士奇壽九十詩云桑
弧蓬矢懸門日至正初當第七春早幸天興明聖運
長留身作太平人紫泥詔下頻頒帛金鼎丹成足養
神更住人間四千日壽星光照百年椿

杭城有鬻杖丹膏者雖血穢狼籍一敷而愈又有胎骨
丸將杖時服之雖杖不傷若不杖則內熱臃腫必破
血而後已予曾祖亦取桑椹子及耒毛之鼠以麻油

釀之以施傷者傳之立效此雖小技亦有專門可以
救小民以詿誤而遭酷吏之厄者徐大章弼則說云
杭人有徐其姓而號靜隱處士者素以瘍醫為業且
善療笞杖傷有被笞杖傷者輒趨處士請療療輒愈
其術用藥為劑搽為膏以傳于其傷被傷者云藥力
所及快若神仙家所謂玄霜紺雪或曰人而受笞杖
傷蓋得罪於王法者也使含苦茹毒呻吟日夜可也
今而療之易呻吟為悅豫法斯靈矣其術雖奇王法

不與也余解之曰罪有重輕笞杖之設蓋以待夫過
誤者也法家欲使過者立於無過之地是以有笞杖
之刑以恥辱之使知自創艾非棄之也漢室腐刑且
下蠶室懼風戾殺人矧過誤乎然則處士之術有弼
刑之功矣吾既解或人且嘉處士得擇術之道筆其
說授之

杭城假山稱江址陳家第一許銀家第二今皆廢矣獨
洪靜夫家者最盛皆工人陸氏所疊也堆垛峰巒扣

折澗壑絕有天巧號陸疊山張靖之嘗贈陸疊山詩
云出屋泉聲入戶山絕塵風致巧機關二峰景出虛
無裏九仞功成指顧間靈鷲峰來羣玉塚峨嵋截斷
落星間方洲歲晚平沙路今日溪山送客還

陳岳山仁和人居竹竿巷以星命為業得異人授以天
文之術其言事歷歷有驗一日與隣老遊郊外衆欲
回陳強之弗得云爾去必遭官杖其人不信偶衝郡
守節級果遭杖又嘗見郭顏色門首豎旛設醮陳謂

其隣人曰此日不宜道士云文奏已定不可更矣竟于是日行之果為官府擒治正統改元詔書至陳謂馬士良曰吾夜觀天象今上異常做幾年皇帝而止又做幾年馬以為狂及天順改元其言始驗

馬塍藝花如藝粟橐駝之技名天下往往發非時之品真足以侔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唐花其法以紙飾密室鑿地作坎緇竹置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硫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沸湯于坎中少候湯氣

薰蒸則扇之微風盎然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
牡丹梅花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清涼
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
颼養以清肅竟日乃開此雖摠而助長然必適其寒
溫之性而後可至於盤結松柏海桐之屬多做畫意
斜科而偃蹇者為馬遠法挺幹而扶疎者為郭熙法
他如鸞鶴亭塔之形種種精妙可為庭除清賞也
陶九成言在杭州嘗見為禽戲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

等置龜几上擊鼓以喻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
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六
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
龜疊塔又見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
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
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
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
余近見杭州禽戲有曰螞蟻角武者其法練細蟻黃

黑二種各有大者為之將領插旗為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三鼓分兵四鼓偃旗歸穴矣有曰靈禽演劇者其法以蠟嘴鳥作傀儡唱戲曲以導之拜跪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銜旗而舞或寫八卦名帖指使銜之縱橫不差或拋彈空中飛騰逐取此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西湖遊覽志餘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

明 田汝成 撰

熙朝樂事

正月朔日官府望闕遙賀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往來交
慶民間則設奠於祠堂次拜家長為椒栢之酒以待
親戚隣里以春餅為上供熟栗炭於堂中謂之旺相
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春插芝蔴梗於簷頭謂之節

節高簽栢枝於柿餅以大橘承之謂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遊冶翩翩徵逐隨意所之演習歌吹或投瓊買快鬪九翻牌博成賭間舞棍踢毬唱說平話無論晝夜謂之放魂至十八日收燈然後學子攻書工人返肆農商各執其業謂之收魂

立春之儀附郭兩縣輪年遞辦仁和縣於仙林寺錢唐縣于靈芝寺前期十日縣官督委坊甲整辦什物選集優人戲子小妓裝扮社夥如昭君出塞學士登瀛

張仙打彈西施採蓮之類種種變態競巧爭華教習
數日謂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屬往迎前列社夥殿
以春牛士女縱觀闐塞市街競以麻麥米豈拋打春
牛其優人之长假以冠帶騎驢呌躍以隸卒圍從謂
之街道士過官府豪門各有贊揚致語以獻利市遇
襁褓猥漢衝其節級則褫而杖之亦有謔浪判語不
敢與較至府中舉燕鞭牛而碎之隨以綵鞭土牛分
送上官鄉達而民間婦女各以春幡春勝鏤金簇綵

為燕蝶之屬問遺親戚綴之釵頭舉酒則縷切粉皮雜以七種生菜供奉筵間蓋古人辛盤之遺意也

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止三夜錢王納土獻錢買漆兩夜先是臘後春前壽安坊而下至衆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華燈其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虫則有鹿鶴魚蝦走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球雲母屏水晶簾

萬眼羅玻璃瓶之屬而豪家富室則有料絲魚魷綠
珠明角鏤畫羊皮流蘓寶帶品目歲殊難以枚舉好
事者或為藏頭詩句任人商揣謂之猜燈或祭賽神
廟則有社夥鼇山臺閣戲劇滾燈烟火無論通衢委
巷星布珠懸皎如白日喧闐徹旦市食則糖粽粉團
荷梗孛婁瓜子諸品果蔬篝燈交易識辨銀錢真偽
纖毫莫欺人家婦女則名帚姑針姑葦姑簪箕姑以
卜問一歲吉凶鄉間則有祈蠶之祭俗子以上元為

天官賜福之辰亦有誦經持齋不御葷酒者

杜孟平有看燈詞十五首杭人稱之瞿宗吉效之亦作
十五首其詞云東家斫竹縛山棚西舍邀人合鳳笙
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西晴都司烟火揭高
竿萬斛珠璣撒玉盤看到頂頭齊喝采紫葡萄上月
團團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亡看看弄到
烏江渡猶把英雄說霸王銷金小傘揭高標紅藕青
梅滿擔挑依舊承平風景在街頭吹徹賣餚簫傀儡

裝成出教坊綵旗前引兩三行郭郎鮑老休相笑畢
竟何人舞袖長寶蓋高懸畫閣深生紅綉帶細描金
就中好箇流蕪結萬轉千迴共一心香帶交垂八尺
高紅燈影裏見絲毫傍人總道工夫巧一月香閨弄
剪刀女伴相邀趁晚晴暫離裝閣步輕盈當街怕有
巡軍見只向齊簷屋下行隨分梳粧淺淡衣像生花
朶鬧蛾飛年時也有燒香願同上吳山及早歸百媚
懷春不自由好粧金屋貯風流誰教誤向燈街見斷

送癡人死未休風簾珠翠動紛紛笑語聲喧隔戶間
明月滿街天似水不知何處着行雲文錦坊西後市
南開竿挑過百花籃少年遊手誇輕俊拾得雙頭碧
玉簪雪白春衫窄窄裁青茸狸帽紫茸胎燈前莫怪
軒昂甚新與官員養馬來唱雉呼盧夜不眠東隣西
舍笑燈前明朝還要當門戶里長來收坐櫃錢村裏
兒童暫入城隨羣齊上大街行歸來徹夜渾忘睡從
此春田懶去耕詞中所言風俗與今無異獨新與官

員養馬來一句難解蓋其時藩臬而下皆乘馬而養馬之家頗怙勢也

劉邦彥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
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團月玉指初調未合
笙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啟重城少年結伴嬉
遊去遮莫鷄聲下五更十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
入海魚龍混暮潮月照梅花青瑣闥烟籠楊柳赤闌
橋鈿車過去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

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深送管絃
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鰲背星球亂雲散魚鱗璧月
圓逐隊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年歸遲不屬金
吾禁爭覓遺簪與墜鈿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
寶箏重按十三絃人心未必今宵絕兔魄還如昨夜
圓尚覺繁華誇樂土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
童健靜對梅花憶往年十七夜云綉簾窄地護輕寒
明月來遲鳳蠟殘風掃烟花春爛漫雲沈星斗夜闌

珊醉敲馬鞚還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看燒燈如
白日鼇山無影海漫漫

二月朔日唐宋時謂之中和節今雖不舉而民間猶以
青囊盛五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自是城中
士女已有出郭探青掃墓設奠者湖中遊舫倩價日
增矣二日士女皆戴蓬葉諺云蓬開先百草戴了春
不老

春日婦女喜為鬪草之戲黃子常綺羅香詞云綃帕藏

春羅裙點露相約鶯花叢裏翠袖拈芳香沁筍芽纖
指偷摘遍綠逕烟霏悄攀下畫闌紅紫掃花堦褥展
芙蓉瑤臺十二降仙子芳園清晝乍永亭上吟吟笑
語妬穠誇麗奪取籌多贏得玉璫瑜珥凝素靨香粉
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綰胸帶空繫宜男情郎歸也
未

二月十五日為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恒言二八兩
月為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為花朝八月半為月夕

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啟涅槃
會談孔雀經拈香者廬至猶其遺俗也十九日上天
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塍園丁競以名
花荷擔叫鬻音中律呂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人過
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筠筐浮花浪蕊畫樓睡醒正
眼橫秋水聽新腔一回催起吟紅叫白報得蝶兒知
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買早斜簪雲髻助春嬌
粉香簾底喬夢符和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

巧工夫攢枝餽蓋行歌佇立洒洗粧新水捲香風看
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
穿牕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

三月三日俗傳為北極佑聖真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
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啟醮酌水獻花者是日觀
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於庭高可三丈一人攀
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鷄子翻身金鷄獨立
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瞪神驚

汗流浹背而為此技者如蝶拍鴉翻遽遽然自若也
是日男女皆戴薺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即其節也前兩日謂之寒
食人家插柳滿簷青萸可愛男女亦咸戴之諺云清
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上塚南北兩山之
間車馬闐集而酒尊食壘山家村店享餽遨遊或張
幕藉草並舫隨波日暮忘返蘓堤一帶桃柳陰濃紅
翠間錯走索驃騎飛錢拋鉞踢木撒沙吞刀吐火躍

圓觔斗舞盤及諸色禽虫之戲紛然叢集而外方優
妓歌吹覓錢者水陸有之接踵承應又有買賣趕趁
香茶細果酒中所需而綵粧傀儡蓮船戰馬錫笙鼓
鼓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貼
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於楹壁間謂如此則
夏月無青虫撲燈之擾僧道採楊桐葉染飯謂之青
精飯以饋施主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為東嶽齊天聖帝生辰杭州行宮

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奠獻
花果或誦經上壽或枷鎖伏罪鐘鼓法音嘈振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餽送親戚比
隣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侈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而香
湯名目若茉莉林禽薔薇桂蕊丁香檀蘓杏盛以哥汝
瓷甌僅供一啜而已

四月八日俗傳為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小
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鏡鼓迎往富家以小

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峰和尚偈云呱聲
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
他雪屈是酬恩

端午為天中節人家包黍秫以為粽束以五色綵絲或
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盤中圍以五色蒲
絲剪皮金為百虫之像鋪其上却以葵榴艾葉攢簇
華麗或以綵絨雜金線纏結經筒符袋互相饋遺僧
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香

囊雄黃烏髮油香送於常所往來者家家買葵榴蒲
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畫虎蝎或天師之像
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揭
之楹間或採百草以製藥品覓蝦蟆以取蟾酥書儀
方二字倒貼于楹以避蛇虺

六月六日宋時作會于顯應觀因以避暑今會廢而觀
亦不存自此遊湖者多于夜間停泊湖心月飲達旦
而市中敲銅盞賣冰雪者鏗聒遠近是日郡人舁猫

狗浴之河中致有汨沒淤泥踉蹌就斃者其取義竟不可曉也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楠紅葉剪刻花瓣撲插鬢邊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

七夕人家盛設瓜果酒殽於庭心或樓臺之上談牛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針謂之乞巧或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觀其結網疎密以為得巧多寡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賣之號為摩睺羅

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
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判斛屠門罷市僧家建盂蘭
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冥官府亦祭郡
厲邑厲壇張伯雨西湖放燈詩云共泛蘭舟燈火開
不知風露濕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夕槎頭直掛
星爛若金蓮分夜炬空於雲母隔秋屏却憐牛渚清
狂甚苦欲燃犀走百靈劉邦彥詩云金蓮萬朶漾中
流疑是潘妃夜出遊光射魚龍離窟宅影搖鴻鳥亂

汀洲凌波未必通銀浦趁月偏憐近綵舟
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獨凭樓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
是夕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攜榼湖船沿遊徹曉藕堤
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

郡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為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宋
時以是日教閱水軍故傾城往看至今猶以十八日
為名非謂江潮特大於是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致

祭於潮神而郡人士女雲集僦倩幕次羅綺塞塗上
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泅兒數十執
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濤騰躍百變以誇材能豪民富
客爭賞財物其時優人百戲擊球關撲魚鼓彈詞聲
音鼎沸蓋人但藉看潮為名往往隨意酣樂耳瞿宗
吉看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垂海鮮橋上赤欄歌行
人指點山前石曾刻先朝御製詩出郭遊人不待招
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暑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

搖一線初看出海遲
司封祠下立多時
須臾金鼓連天震
忙殺中流踏浪兒
壚頭酒美勸人嘗
紫螯初肥綠橘香
店婦也知非俗客
奚奴背上有詩囊
沙河塘上路岐賒
扶醉歸來日已斜
怪底香風來不斷
擔頭插得木樨花
步入重門小院偏
金猊飛裊夜香烟
家人笑問歸何晚
已備中秋賞月筵

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以綵旗問遺親戚其登高飲燕者必簪菊泛萸猶古人

之遺俗也又以蘓子微漬梅酒雜和蔗霜梨橙玉榴
小顆名曰春蘭秋菊

霜降之日帥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張列軍器以金鼓
導之遶街迎賽謂之揚兵旗幟刀戟弓矢斧鉞盔甲
之屬種種精明有颺騎數十飛轡往來逞弄解數如
雙燕綽水二鬼爭環隔肚穿針枯松倒掛魁星踢斗
夜叉探海八蠻進寶四女呈妖六臂哪吒二仙傳道
圮橋進履玉女穿梭擔水救火踏梯望月之屬窮態

極變難以殫名騰躍上下不離鞍轡之間猶猥猥之
寄木也

十月朔日人家祭奠於祖考或有舉掃松澆墓之禮者
八日則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菌棗栗之類作粥謂
之臘八粥十五日為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亦
有持齋誦經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掃
疥

冬至謂之亞歲官府民間各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吳
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說春糴羔以祀先祖婦女
獻鞋襪於尊長亦古人履長之義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竈以膠牙餠糯米
花糖豆粉團為獻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判叫跳驅
儼索乞利物人家各換桃符門神春帖鍾馗福祿虎
頭和合諸圖粘貼房壁買蒼朮貫衆辟瘟丹栢枝綵
花以為除夕之用自此街坊簫鼓之聲鏗鉤不絕矣

僧道作交年疏仙术湯以送檀越醫人亦饋屠蕪袋
同心結及諸品湯劑於常所往來者

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齋屋舉火焚之謂之粃
盆烟燭天爛如霞布爆竹鼓吹之聲遠近聒耳家
庭舉燕則長幼咸集兒女終夜博戲藏鈎謂之守歲
燃燈床下謂之照虛耗以赤豆作粥雖猫犬亦食之
更深人靜或有禱竈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
之言以卜來歲休咎是日官府封印不復簽押至新

正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皆罷市往來邀飲蓋杭人奢靡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而光飾門戶金澤婦女衣服釵環之屬更造一新皆故都遺俗也

西湖之景天下所稀捫虱新話云蘓東坡酷愛西湖其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已曲盡西湖情態又詩云雲山已作蛾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是更與西子寫真也宋時有張秀才者江西人驟見西湖而嘆曰美哉奇哉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

臺相間全似一幅着色山水獨東邊無山乃有百雉
雲連萬瓦鱗次殆天造地設之景也此語雖粗而西
湖面目盡見矣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詩
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
上過畫工還欠着工夫詩語雖俳而羨慕之心聞於
海外久矣故遊湖者挹山水之清暉以詩酒冶思而
已歌童舞女已非本色而閭巷鄙人以戲子傀儡雜
之溷眊眺聽誠所謂花上晒裨松下喝道者也宋時

范景文詩云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烟雨間盡
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到青山可以針砭遊湖之
病矣

西湖夏夜觀荷最宜風露舒涼清香徐細傍花淺酌如
對美人倩笑款語也高季迪西湖夏夜觀荷詩云雨
晴南浦錦雲稠晚待湖平蕩槳遊狂客興來惟載酒
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
秋為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回舟

西湖觀月秋爽最宜烟波鏡淨上下一色漁燈依岸城
角傳風山樹霏微萬籟間寂自非有清奇之興超豁
之襟不能往也宋時葉夢得夜遊西湖紀事叙云張
景修與予同為郎夜宿尚書新省之祠曹廳步月庭
下為余言嘗以九月望夜過錢唐與詩僧可久泛湖
時溶銀傍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薤薤有光微風動
湖水滉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坐不勝寒索衣無
所有乃以空米囊覆其背自謂平生得此無幾因作

詩紀之云山風獵獵釀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
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湛清輝似茲清賞繼躅者稀
近有太白山人孫太初者遊湖必于秋夜自得之趣
良難語人也其詩云一望晴烟破暝幽湖天灩灩月
初浮旋攜斗酒呼隣父小有盤蔬上釣舟笛咽水龍
中夜冷杯搖河影萬山秋人間回首悲何事欲覽清
光最上頭又云十里蕙葭雨盡收西湖一望月光浮
野袍白幘同幽事菰米蓮房作好秋波靜龜龍聽醉

語夜涼河漢帶漁舟高情盡在形骸外不用逢人說
勝遊

西湖賞雪初霽最宜高興者登天竺絕頂及南北兩峯
俯瞰城闔遠眺海島則大地山河銀溶永結而予以
藐然稊米凌厲剛風恍欲羽化次則放舟湖中周覽
四山若秋濤聳湧璀璨乘颺而玉樹琪花晃然奪目
前輩凌雲翰遊雪湖八詠曲盡景致其鷺嶺雪峰云
大地渾無一點瑕光明都屬梵王家兩峰高並疑堆

玉一道中分類剖瓜已為宮堯知鷺嶺還因凜冽記
龍沙此時翻憶藍關句誰復能開頃刻花冷泉雪澗
云下有流泉上有松諸山羅列玉芙蓉壚頭又釀誰
家酒屐齒應嫌此處蹤汲去煮茶隨甕抱引來剡木
入厨供澗邊亭子無人宿空使猿號昨夜峯巢居雪
閣云人間蓬島是孤山高閣清虛類廣寒木處恐顛
從此穩僧居疑小較來寬瑤花琪樹綠邊繞玉宇瓊
樓向上安裏外湖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凭欄南屏

雪鐘云翠屏花作玉千層樓近鐘疎恍若憑和雪送
來清瀝瀝穿雲透出慢騰騰華鯨漫憶秋蟾月鐵馬
渾疑夜響冰一百八聲纔擊罷雷峯又點塔中燈西
陵雪樵云湖曲風寒戰齒牙不知高樹幾翻鴉遠持
斤斧黏冰片旋斫柴薪帶雪花市上得錢沽斗酒擔
頭懸笠插山茶路人試問歸何處笑指西陵是我家
斷橋雪棹云山逗晴光玉氣浮我來乘興似王猷橋
迷蟬螭高高聳船壓玻璃細細流雪後未回花外棹

雨中曾喚柳陰舟遙思寂寞春寒夜一舸歸來起白
鷗蘓堤雪柳云寒梢不耐北風狂何似東風萬縷黃
西子畫來蛾黛淺蘓公行處馬蹄香蘭同舊葉堪為
珮藕比新絲可織裳待得春歸飛絮亂畫橋移近柳
邊傍孤山雪梅云凍木晨開噪畢逋孤山景好勝披
圖翠禽巢失應難認皓鶴籠空不受呼已見萬花開
北隴莫教一片落西湖快晴更待黃昏月疎影隨身
不用扶

菊莊劉士亨雪中登樓望湖上諸山作十絕句其時趙
廷玉霍孟暘劉邦彥俞鳴玉各有和韻郡人喧傳以
為盛事前輩風流可想也今各紀二三首士亨詩峯
巒遠近玉崔嵬竹壓柴門午未開卧擁青綾迎送懶
洛陽縣令不須來鳴玉詩羣山凝素鬱崔嵬近水梅
花冷未開却喜漁舟輕似葉放歌撐出斷橋來士亨
詩曉來冰柱結簷牙籬外疎梅破一花鐵筍自挑黃
燭火苦吟誰識老劉又邦彥詩寒封林樹玉槎牙銀

海搖光眩欲花清曉蹇驢湖上去尋梅迷却路三义
士亨詩歲晚滕神故作威剪冰裁玉不停飛癡兒禁
得雙骹冷獨立梅邊待鶴歸鳴玉詩聞說平戎仰聖
威玉門關外馬如飛貔貅踏破天山雪笳鼓聲中奏
凱歸士亨詩斷冰漾漾立閒鷗偶爾看山到渡頭濁
酒一壺隨處醉老夫不典鷓鴣裘鳴玉詩朔風吹散
楚江鷗短策孤吟到水頭誰把一竿和雪釣禦寒不
解着羊裘士亨詩登樓四望白模糊直北天高是帝

都想得征西貔虎士玉門關外破匈奴孟暘詩乾坤
萬里盡糲糊壘玉堆瓊壯舊都不減灞橋吟興好自
裁新句付奚奴邦彥詩鳳山西下雪糲糊琪樹瓊林
接故都寒勒老梅香不放欲追羯鼓倩花奴士亨詩
東家酒熟紵旗懸費盡牀頭子母錢貴賤交遊元不
少夜深誰泛剡溪船邦彥詩小閣青燈對榻懸敵寒
沽酒不論錢夜深擁被清無寐起棹坡仙藥玉船鳴
玉詩不數金魚帶未懸半生且富買書錢誰知雪滿

南湖上時有人維問字船士亨詩白戰詩成硯已冰
案頭饑鼠亂窺燈支離瘦影跣趺坐好是人間戴髮
僧孟暘詩簷溜無聲凍作冰滿懷清思對寒燈明朝
策蹇西湖去不是尋梅定訪僧士亨詩隨風雜霰落
蕭騷破屋難禁一尺高翻憶少年歌舞夢美人金璣
進羊羔邦彥詩玉堂學士擅風騷掃雪煎茶趣自高
留得平生忠節在不慚金帳飲羊羔鳴玉詩中宵映
雪讀離騷坐待虛窻月影高寧似五侯歌舞地飛觴

燕客醉羊羔士亨詩夢騎白鳳挾飛仙下視齊州九
點烟賦就曉寒殘月裏覺來失却衍波箋鳴玉詩雪
深何處弔逋仙湖北湖南鎖暮烟吟得暗香疎影句
興來都付薛濤箋士亨詩瑞應豐年不在多黑貂裘
敝奈貧何老懷未減崢嶸氣獨對梅花發浩歌廷玉
詩同雲黯黯北風多此冷難禁奈老何記得西湖年
少日水晶宮裏載笙歌邦彥詩劉郎才力近來多不
數揚州水部何白雪調高成絕唱郢人從此愧賡歌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
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瞿宗吉過
汴梁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
艮嶽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草荒堪牧馬長
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
其俗殆與杭無異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峰塔雙魚扇
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

近來官司每值歉歲則禁人遊湖以為撙節民財此非

通達治體之策也蓋遊湖必殷阜之家衣食饒裕者未聞有揭債典衣而往者也遊湖者多則經紀小家得以買賣趁逐博易糊口亦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耳假令遊湖之禁行矣豪治之子就其室而酣沈達旦所費寧減於西湖哉范文正公仲淹以禮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公日出燕湖上縱人遊觀自春徂夏巷無停輪公又諭諸寺主曰饑歲工廩可以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沸公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

司劾郡守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營繕傷財疲民
公乃條叙所以宴遊工作皆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
仰給甚厚是歲兩浙皆疲惟杭州宴然又張忠定公
詠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多鬻私鹽以博食
連捕數百人悉貸之官屬請曰不痛繩無以厲禁公
曰錢唐十萬人饑者八九不藉鹽無以取給一旦蜂
聚為患何支姑俟秋成乃仍舊貫耳是歲民獲安堵
二公通變達權皆可為長民者之法也

杭州先年有酒館而無茶坊然富家燕會猶有專供茶事之人謂之茶博士王希範西湖贈沈茶博詩云百斛美醪終日醺碧甌偏喜試先春煙生石鼎飛青靄香滿金盤起綠塵詩社已無孤悶客醉鄉還有獨醒人因思倬直鑾坡夜特賜龍團出紫宸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開茶坊飲客雲集獲利甚厚遠近倣之旬日之間開茶坊者五十餘所然特以茶為名耳沉湎酣歌無殊酒館也

宋時湖船大者一千料約長十餘丈容四五十人小者
二三百料長四五丈容三二十人理宗時嘗製一舟
悉用香楠木捨金為之然終于不用至景定間周漢
國公主得旨偕駙馬楊鎮乘之汎湖傾城縱觀為之
罷市是時先朝龍舟久已沈沒獨小烏龍以賜楊郡
王者尚在或傳此舟一出必有風雨之異賈似道有
車船不煩篙櫓但用闌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其他
若大綠間綠十樣錦勝金羈等船皆民間物也今時

湖船大約比宋差小而檻牖敞豁便于倚眺如水月樓烟水浮居湖山浪跡此其尤勝者也童巨卿以子貴封御史行樂湖山手搆一室棟宇畧具護以箔幕小可卷舒出則攜之或柳堤花塢當心處便席地布屋吟酌其中題曰雲水行亭編巨竹為桴放湖中隨波流止渺然蓮葉也月明風清墜露淅淅吹洞簫蘆葦間山鳴谷應聞者泠然有出塵之想題曰烟波釣筏一時風致良可尚也

城中秀麗惟紫陽為冠第逼近巡臺遊人往往逮捕坐
是羽流憚居廊宇崩廢風景寥落亦可慨也昔宋孝
宗欲見光宗而不可得嘗倚望潮臺聞市民爭鬧而
呼趙官家者嘆曰朕呼之尚不至爾呼之何益又理
宗凭闌見湖船秉燭酣歌笑曰此必賈似道也使人
覘之果然是以天子而未嘗禁人遊覽也蘓子瞻守
杭時登府中望海樓詩云樓下誰家焚夜香玉簫哀
怨弄清涼是以郡守而未嘗禁人歌吹也迺今上日驕

而下日諂節級所歷鷄犬皆驚有聞兒啼而杖其父
母至摔兒以死者不獨禁遊紫陽而已不亦重可慨
哉

蘓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當
試春官適予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也便輟裝不果
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
稱于人亦曰山人予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
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

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
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
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
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
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為之大笑此雖戲
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遊山必非賞鑒
者也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西湖游覽志餘卷二十一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棻

謄錄監生臣李文杞

欽定四庫全書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一

委巷叢談

明 田汝成 撰

杭州山脈發自天目然天目有東有西東天目之脈萃於餘杭結局於徑山西天目之脈萃於錢唐結局於西湖故天目者杭州之主山也王氣鬱蔥帝王奠宅而錢氏偏霸宋室南遷兆不誣矣度宗時天目山崩

識者曰天目崩地脈絕潮不應水脈絕國事去矣或有為之詩云天目山前水啗磯天心地脈露漁谿西周冷浸孤陵月未必遷岐說果非信乎天目之興廢有關於杭州也

徑山在臨安餘杭二縣之間乃天目之東北峯也有徑路通天目故曰徑山唐代宗時高僧法欽辭其師馬素而遊方請示所止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欽至山下問途於樵者對曰此徑塢也欽遂結庵焉俄有

素衣老人拜於前曰我龍也願挈歸天目以此為師
立錫今五峯之間有龍井者是也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也山自天目而來為靈隱
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龍昂首領下石隱隱有斧
鑿痕故老相傳以為宋太祖又以為徽宗用望氣者
言鑿去虎領又謂高宗嘗夢虎驚因鑿焉未知孰是
今北關門內有小山亦曰武林宋時太乙宮萬壽寺
皆在其所而夢梁錄以此為杭州主山靈隱為杭州

客山失脈絡之次第矣

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又漸水出丹陽縣中東入海今錢唐浙江是也秦始皇度浙江至會稽又莊子有浙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經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為浙漸字近浙而相變如邾鄒則浙之得名既以先秦而桑欽更以為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黟中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相會

桐廬而遂泛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因名為浙亦無牴牾更名為漸者字之訛也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后山曰聲言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吳越堆子詩也其謔亦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于吳越二州分境亦隨世言之似未諦審也按國語越雖為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址至禦兒禦兒今嘉興縣禦兒鄉亦曰語兒句踐伐吳用禦兒人涉江襲吳勝之夫禦兒之人

越王得以為用則禦兒之地隸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嘗抵江耶

潘同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為棧道唐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胥山者今吳山也而俗訛為青山其時沙河去胥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景龍沙漲之後至於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鐵幢今新岸去胥山已逾三里皆為通衢至

宋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胥山西南矣

龍山河自鳳山水門直至龍山閘舊有河道計十餘里
長一千二百五十一丈置閘以限潮水宋以逼內河
道不通舟楫因久堙塞元至大元年江浙令史裴堅
言改修之便延祐三年行省丞相托克托令民浚河長
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橋八立上下二閘僅四十
日而畢工至正六年其子達實特穆爾來為行省平
章復疏之舟楫雖通而未達於江也皇明洪武七年

參政徐本都指揮使徐司馬以河道窄隘軍艦高大難於出江拓廣一十丈浚深二尺仍置閘限潮舟楫出江為始便今以河高江低改閘為壩

運河自候潮水門至跨浦閘舊有河道計七里長七百三十一丈由候潮門之南過櫓木橋普濟通惠等橋置清水閘又南過蕭公橋置渾水閘又南至跨浦橋下置閘頗狹元延祐三年丞相托克托嘗浚治之皇明洪武五年行省參政徐本李質同都指揮使徐司馬

議開河增閘河橫闊一丈餘閘亦高廣於舊尋又改閘為壩今止小船經行大船俱不由矣

外沙河南自永昌門北繞城東過永昌壩螺蛳橋東至蔡湖橋北達慶春門外河相合沿城轉西至無星橋會安壩下合艮山河西入泛洋湖轉北至德勝橋東與上塘運河水合

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港可通湯鎮赭山仁和鹽場東南接外沙河北達後沙

河東坡嘗於此開湯村運鹽河有雨中督役宿水陸
寺寄清順詩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
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燒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
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
論今水陸寺元至正間築城圍入城內

後沙河在艮山門外壩子橋北其南接城內運河北達
蔡官人塘河

沙河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簷歌管不絕官長往往遊

馬故蘓子瞻詩云雲烟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
春又其佐郡時意有所屬比來守郡則其人已去矣
故其詩云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樓
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蓋亦杜樊川尋春較
遲之慨也

蔡官人塘河在艮山門九里松塘東由姚隄門通河瀆
店湯鎮緒山止其西南接後沙河東北達赤岸河
赤岸河去城東北三十五里赤岸南自運河入通高塘

橫塘西接蔡官人河東北達施何村河

下塘河自武林水門接城內大河西河過吳山水驛達
清湖上中下三閘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市河
泛洋湖水合分為兩派一派由東北上塘至舊東倉
新橋入運河至長安閘壩曰上塘河一派由西北過
德勝橋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流至北新橋西北入
湖州界曰下塘河北接新開運河高菊磧九萬下塘
詩二絕云河水新添三尺高河邊蘆葦有龜巢波流

夜夜飄漁箔空點藍燈照樹梢月出移船日又斜蘆
根時復見人家水鄉占得秋多少兩岸新紅是蓼花
新運河在武林門外北新橋之北通蘓湖常鎮等府凡
舟不入上塘河者皆行於此宋淳祐七年大旱運河
乾涸安撫趙與憲疏言下塘水道有二一自東遷至
北新橋今已斷流一自德清至沿溪入奉口至北新
橋間有積水以致商旅不行米價騰踊乃雇募鄉夫
分段開掘自北新橋至狗塋開闊三丈深四尺自狗

莖至奉口開闊一丈民間稱便焉元至正末張士誠以舊河窄狹復自五林港開至北新橋又南至江漲橋闊二十餘丈遂成大河地有三里漾十二里漾風波唐突無塘遮護為盜賊淵藪正統七年通判易輓條上利害巡撫侍郎周忱便宜措備自北新橋起迤北而東至崇德縣界修築岸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丈四尺橋七十二座水陸並行便於漕餉今名下塘杭城之水皆東北向而輸委于臨平蓋其地勢使然也

水口浩散得臯亭山為之遮攔故氣脈不解臯亭山
去府治可二十里又東北為臨平山其下為臨平湖
吳赤烏二年寶鼎見湖中因稱鼎湖又得小石長四
寸廣二寸刻皇帝字因改元天璽晉武帝時占者謂
臨平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則臨平湖又杭州王
氣所關也

紹興八年張澄知臨安府言於高宗曰臨安古都會引
江為河支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歲久湮塞頃

因陞對乞以農隙畧加濬治議者恐其勞民也未克行之今輦蹕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楫者百倍前日所計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乞刷諸州壯城及廂兵共千人半年可以訖事從之國朝城河自元以來未有開濬湮塞日加非惟舟楫難行而秀脈亦壅官司未有留心者按澄所謂兩河蓋沙河及城中大河也乃今西河自流福水口至按察司右淤不容舠誠能設策開之亦城市之利也

舊傳子胥為濤神自宋已前有禱輒應其英靈可畏也
大中祥符五年詔曰吳山神廟實主洪濤聿書往冊
頃者湍流暴作閭井為憂致禱之初厥應如響禦災
捍患神實能之用竭精衷有加常祀庶憑誠感永庇
居民宜令本州每歲春秋建道場三晝夜罷日設醮
其青詞學士院前一月降付觀此則其時香火之盛
可想矣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

蜥蜴沿銀缸喻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
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
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武肅王招致賢雋然恐徧多譴斥獨新城羅隱以詼捷
親昵先是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武肅召魯風司筆
札魯風不就執而殺之吳仁璧者關中人中第入浙
謁武肅辟入幕府堅辭不就又謝以詩云東門上相
好知音數展臺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堪力微無

計報焚林弊貂不稱芙蓉幕哀朽仍慚玳瑁簪十里
溪光一山月可堪從此負歸心武肅怒沈仁璧于江
召隱為錢唐令隱懼而受命然亦時有督過一日侍
宴獻詩云一個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漫英雄武肅
始悔悟加禮于隱

宋熙寧中餘杭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白寄浩
詩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
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蘓子印篋中幸

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浩得詩即歸養錢唐吳慥洪武中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
作詩云劒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
里身如寄鴻鴈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牕風似雨孤燈
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泣然敬
夫卒而慥始以丁憂回一日見瞿宗吉自矜其詩云
薄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光不比蘓秦
婦肯笑歸來只敝裘宗吉因舉敬夫前詩曰尊翁有

念子之情而子乃歸美其婦何耶慥大慚慥之有愧于浩亦多矣

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商英登庸皆張臺卿草制訖無遷寵頃之蔡京謫太子少保臺卿當制詆之甚切縉紳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出臺卿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同是日乃作長短句紀其事云

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闌注目江皋長記年年榮遇
同是今朝金鑾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
正茶盃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
一寸纔燒帝語丁寧曾聞華袞親褒如今漫勞夢想
嘆塵踪杳隔仙輦無聊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
其詞而訝其卒章失意未幾以故物召遽卒于官
王欽若出守杭州一錢唐尉蒼髯白髮步履踉蹌公將
督責之問之乃同年進士也公悽然憐之表薦于朝

其人以詩謝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
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王荆公介甫詠北高峰塔詩飛來峰上千尋塔間說鷄
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清
之詠六和塔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
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卧舊林丘二詩皆自喻
荆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于已大用後然卒皆如
意不徒作也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檜書于臨川守饋遺
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解檜怒甚士規
請見不出但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士規誦
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
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
秦檜吟賞再四待之如初

韓侂冑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
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侂冑乃匿

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
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
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即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
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
矣又出米南宮帖即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
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
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
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

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佞胄笑而然之取
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謹建寧人後舉進士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
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
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着此富家也紹興間內
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
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
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

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宋端平間真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楮輕物貴市井喁喁為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為言愚民無知以為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湖水打作

一鍋麪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了翁督師亦未及有經略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驩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為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
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
也三日後却來乃買棋局一幅歸而懸之室中卧而
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
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凡來着
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饒得某一天下無敵
手矣象山笑而去聰明過人如此

宋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

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金人有龍虎大王當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正統間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也公預令人

度其齋閣使淞江作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
極喜以為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
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為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
檜命鋪閣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為探我陰事鄭
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心術之
微有不同耶

林逋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之逋投一啟其
文則儷偶聲律之式也濟曰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

須格古功名之事候時致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逋兩
失之矣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粟帛而已又逋嘗傲
許洞洞作詩嘲逋云寺裏啜齋饑老鼠林間咳嗽病
獼猴豪民送物鶩伸頸好客臨門鼈縮頭則逋在當
時亦不滿於輿論甚矣賢才處世之難也

甄龍友嘗遊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
盡大地人只見一楸禪子多稱之又嘗遊僧舍具饌
延款僧有雌鷄久畜甄請烹為供僧曰公能作頌乎

當不靳也龍友援筆題曰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
脚根欠距離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促張雌伏汝生
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
若要解除業障必須割去本根大衆煎去波羅香水
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運菩薩慧刀割去心腸肝膽
吐香水源源化為霧鑊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
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鷄
死無憾矣乃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洪武中錢唐丘彥能者文雅好古所藏圖畫非遇賞鑒者不出示也嘗有蘆花被圖一幅益模寫酸齋梁山灤故事上惟貢泰甫吳子立數詩而已後遇吳敬夫出而求題敬夫為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一首云秋風吹就蘆花被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江山今日畫詩人毛骨久成仙高情已落滄洲外舊夢猶迷白鳥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依然彥能喜始請登卷彥能又嘗以唐三學士弈棋圖求瞿宗吉題宗

吉為賦一絕云三人當局各藏機思入幽玄下子遲
畢竟是誰高一著風簷日影靜中移彥能嘆賞曰不
辱吾卷矣

仁和沈明德宣文辭贍富早遊縣庠與張海觀天錫齊
名張鄉舉終教諭沈卒不偶嘗有詩詠蟹云郭索橫
行逸氣豪秋來興味滿江皐玉缸十斛醑醺酒不待
先生賦老饕豪俊可愛劉邦彥者明德婿也嘗為題
畫有云雪消岳色露真容澗道奔泉走玉龍千仞高

寒凝不動行人知是丈人峰

沈履德者明德弟也亦文雅好事張靖之嘗題其孤山
春信卷云放鶴庭前瑪瑙坡向來清景半消磨水渾
殘影春何淺月澹餘香夜不多商鼎有羹慚白首羅
浮無夢怯青娥唯應鐵石孤標在千古林塘隔薜蘿
徐珙者伯齡之父也宣德丁未與弟璟同舉進士時號
聯璧珙遂以為字歷官太僕丞晚守湖南寶慶值部
使者有隙誣罪除名安置塞外天順初陳訴得白起

用卒於京文稿悉散其論交詩云交遊誰似古人情
春夢秋雲未可憑溝壑不援徒汎愛寒暄有問但虛
名陳雷義重踰膠漆管鮑貧交托死生此道今人棄
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題畫眉烏云野性從來不受
羈隨聲百轉任高低也曾鎖向雕籠聽不及林間恣
意啼枯荷鵲鵲圖云秋色荒涼景物殘池荷半老水
生寒鵲鵲好似人兄弟不暫分飛赴急難惜不得見
其全集也

夏與誠者太常卿時正之父也其先鄞人及壯徙仁和
正統七年捐米千石以賑貧者事聞璽書年酒褒美
復其家嘗為其友陸孟言題萬玉軒詩云暗香疎影
句能傳暮景空林色信妍瓊館夢回春似海琪園坐
對日如年娟娟霜月將三五粲粲冰花逾十千獨鶴
歸來風動處霓裳小隊舞羣仙張楷送夏與誠自京
師歸仁和詩桂花風送木蘭橈千里湖山入望遙一
路鴈行依渚下滿川楓葉近船飄詩成矮榻江涵雨

夢覺孤蓬月送潮莫訝潛鱗久蟠屈鳳雛今已出丹霄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而上官涖於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成化間布政使寧良等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老園於帳前營以居刑部正郎陳謙此誠熙世盛事較之耳目所及其炎涼之態何如也時正有孤山種梅而藩司攜酒見訪詩云占斷層崖學種梅呼龍耕破

金屋藏嬌
卷二十一
白雲堆自甘結屋青山住不謂乘春畫舫來竹下倒
裳迎使節花間供具促吟盃都非詔遣旌求急鷗鷺
無煩著意猜其禮賢風度何異於緇流也

詠物之作拘於題則粘皮帶骨遠于題則捉影捕風謝
宗可瞿宗吉各有詠物詩百首其可取者亦鮮矣宗
可睡燕詩補巢銜得落花泥困倚東風倦翅低金屋
晝閒隨蝶化玉堂春靜怕鶯啼魂飛漢殿人應遠夢
入烏衣路欲迷却被捲簾人喚醒小橋流水夕陽西

走馬燈詩颺輪擁騎駕炎精飛繞人間不夜城風鬣
追星低弄影霜蹄逐電去無聲秦軍夜潰咸陽火吳
騎宵馳赤壁兵更憶雕鞍年少客章臺踏碎月華明
宗吉熨斗詩有柄何曾挹酒漿隨時用舍屬閨房幹
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玉釧
金篝分火近牙床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顆何時肘後
黃玉簪花詩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裝移
來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為神永琢骨

龍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鬢髻
傍

杭州府志在宋則有淳祐志咸淳志皆穢陋去取無法
而咸淳志中歸美賈似道諂諛非史體也洪武初徐
一夔所著杭州府志頗稱簡明今不傳矣成化十年
夏時正重修杭州府志紀事脫畧筆力腐冗直可覆
瓿耳一郡典故散於各書今可考者僧懷顯錢唐勝
蹟傳牧西湖古事實范石湖日錄周益公平園日記

岳珂程史葛立之鶴林玉露方勺泊宅編行都紀泗
水潛夫武林舊事周公謹癸辛雜識齊東野語周昭
禮清波雜志牟應隆隆山雜記銜孟熙霏屑錄楊瑀
山居新語張仲文白獺髓葉子奇草木子無名氏夢
梁錄陶九成輟耕錄劉一清錢唐遺事楊公濟西湖
百詠吳美中武林紀事此其班班著者其他片言隻
事散見各書者又不可縷數也

杭州文人元宋以前姑置勿論自洪武以來著作成集

者張光弼左司集凌雲翰柘軒集莫維賢廣莫子稿
王謙壺父集白范虛室集張輿張輅聯輝集瞿宗吉
存齋集存齋詩桂衡紫薇稿高德暘節庵集鄭環完
軒集孔克愚西塍吟稿周昉西崦集夏文度退安稿
王希範毅齋存稿高暉復庵集彭清存庵集平顯松
雨齋集周子良樂稼詩稿劉士亨菊莊晚香二集
劉邦彥賓山集于肅愍公節庵存稿此皆予目所睹
其他未見者固多也

洪武中浙江都司徐司馬令郡城人家植冬青樹于門
數年後街市綠陰匝地張輿賦詩曰比屋多青樹人
皆隱綺羅春風十年後惟恐綠陰多

元時豪傑不樂進取者率托情於詩酒其時杭州有清
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儒雅雲集
分曹比偶相覩切磋何其盛也國初猶有餘風故士
人以詩學相尚宣德正統間海內熙皞而杭州尤繁
盛士庶燕會雅而弗淫時有大理寺正郎子貞年八

十一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皆以引年歸封吏部
員外郎孔希德八十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
敏皆七十三白髮相過殆無虛日或張燕家園或攜
榼湖上歡洽歌詠名其會曰耆德項伯藏者洪武初
以詩坐法割兩耳者也處士陳士寧夏與誠馬叔良
祝彥廣僧曇續古需年皆七十作會賦詩名曰會文
社時廣東鄧司封林富陽姚方伯肇寓杭城亦與社
中至天順間太僕卿王榮太僕丞陳斌布政使夏時

參議黃順按察僉事陳浩知府葉綦理問陸証知縣
盛埴訓導方義顧綱皆郡人太常少卿餘姚陳贄知
府長沙陳敏政理問山西周頌以寓賢皆引年就散
修會為樂郡守胡濬聞而致饋僉曰某等優游湖山
聊以卒歲者皆朝廷寬假之恩也因名其會曰恩榮
每歲以上巳端午重陽行之而湖守亦與焉時蕭山
吏部尚書魏驥已致仕家食其先塋在西湖上歲時
祭掃每單行不令人知諸公輒欲致之會中卒莫能

致也陳贄復有別墅在城北甘泉里時拉里中縉紳
及處士郭文敏劉辰孔諾盛民夏純周正蔡安徐恕
同往郭劉並年九十有餘少者不下六十因名其會
曰朋壽諸人皆布衣而頽頽縉紳求忤咸泯一時風
致今不可復覩矣

武林錢思復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
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
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為浙江提舉日客往訪

之者無問親疎貴賤必送之門外客請納步則曰不可禮惟婦人迎送不踰閭右二事可見前輩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如此

元時呂重實為浙西僉事清節有聞其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攜布袍質米于入室氏有吝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却春衫辦蚤厨山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次年

果登第

錢唐祝吉甫居西河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嘗
滿隣有富豪築高墻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
松雪訪吉甫登樓為書二字扁曰且看一日貫酸齋
來亦題于左云酸齋也看無何隣以通番簿錄家徙
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

嘉定間禁士庶不得用清涼傘多以皂絹為之特短其
簷數寸庇日而已後漸增至尺餘者復行禁約頗峻

有題一絕於朝天門曰冠蓋如雲自古然易青為卓
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繖何不多多出賞錢聞者啟
齒後遂盡用黑油繖焉

劉蘊古燕人也金亮將南侵使之偽降以覘國縱談亮
國虛實以啗朝廷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初吳山
有伍員祠俯瞰闌闌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貲為扁
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諾輟俸
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

惡其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意果何在有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間謀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踵至者明已之已至耳未幾果敗

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鍾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乃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狃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毀考亭

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

唐時杭妓承應燕會皆得騎馬以從白樂天代賣薪女
贈諸妓詩亂蓬為鬢布為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種
錢唐江畔女著紅騎馬是何人宋郡守迎春則諸妓
亦騎楊炎正詩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
宋時閩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
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
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想唐制亦

然也

杭城有兩打繩巷一在都亭驛前一在候潮門外有兩石板巷一在臨安府前一在柴木巷中有兩龍舌頭一在臨安府前一在江下鰲團有兩櫻桃園一在七寶山一在薦橋門外

宋時城中沿河舊無門閘惟居民門首自為攔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岍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地往往溺死歲數十人自王宜尹京始令城內沿

河連置大木閘每船埠留一門民始便之

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為享所其基即錢王
時握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時即乘
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圍二十二尺其壯麗如此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一